

# 哲学史

## 69 尼采与现象学导论

### 惠顿学院亚瑟·霍姆斯博士

你还记得上次我强调他关于人性的意志论观点吗？叔本华等人的影响在他的论述中显而易见，例如强者和弱者、狄俄尼索斯式和阿波罗式，以及他认为我们所有的价值观最终都可以追溯到贯穿一切的权力意志。因此，我们所谓的非利己主义价值观，只不过是指向自身的一种报复，等等。

此外，我们之所以讨论他的自然主义，是因为他为这一切找到了生物学基础。这种生物学基础体现在，虽然他秉持进化论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但他的进化论并非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过程过于缓慢，最终只会造就意志薄弱、墨守成规、适应环境而非战胜环境的人。

他的生物学观点更接近于生命力论。也就是说，生命是一种创造力，它遍及所有有机体。如果你愿意，可以把它与你在关于怀特海和柏格森的章节中读到的柏格森的观点进行某种类比。柏格森认为，自然界既有静态的一面，也有动态的或创造性的一面，这两种倾向体现在两种不同的人的思维方式中。

分析型和创造性的、直觉型的。别写什么大脑的左右半球，他们说的不是那种生物学概念，而是生物活力论。

现在，这种生物活力论显然会与意志论一起，影响他对人类知识、人类思想和认识论的任何论述。为了特别关注这一点——我怀疑这部分内容如今是尼采最具影响力的部分，因为它与后现代主义密切相关——请翻到文集第323页好吗？323页。你会对第一段感到困惑，尽管我真正想看的是第二段。

第一段确实有助于你理解其中的连贯性。文中提到，佛陀涅槃后，人们在山洞中投射他的影子，持续了数个世纪，那是一个巨大而可怕的影子。神已逝去，但鉴于人类的构成，或许在未来的数千年里，仍会有山洞供人们投射他的影子。

我们仍需克服他的阴影。你看，这是他讽刺的方式，就像他在其他场合一样，他说上帝已死，但你必须成为大地的意义。你应该成为他的神。

嗯，109，在323页，说了如果真要出现这种新超人，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什么。我们要警惕的是，不要认为世界是一个有生命的实体。这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让我感到厌恶。

然后，往下读八行，我们就要警惕不要相信宇宙是一台机器。它绝非为实现某个特定目标而建造。我们用“机器”这个词赋予它过高的赞誉。

我们必须警惕，不要以为像邻近恒星的周期性运动那样有规律的规定普遍存在于整个宇宙。归根结底，世界的本质，永恒不变的，是混沌。这并非指缺乏必然性，而是指缺乏秩序、结构、形式、美、智慧，或者我们人文审美领域所定义的任何其他事物。

然后，在第324页，大约在第一段的中段，我们要警惕说存在自然法则。只有必然性。没有人发号施令，没有人服从，也没有人违抗。

当你明白世间并无既定秩序，也就明白并无偶然。因为只有在存在既定秩序的世界里，“偶然”一词才有意义。我们务必警惕，切勿将死亡与生命对立起来。

活着的生物不过是死去的生物的一种变体，一种极其罕见的变体。是的，意志薄弱的人不过是行尸走肉。我们切不可抱有世界会永远创造新生的幻想。

世上没有永恒存在的物质。物质不过是另一种谬误。这就是埃利亚学派的上帝。

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他所做的——我特意用了“解构”这个词——是对所有已知的宇宙理论进行解构。明白了吗？这里列举了所有这些试图用理性解释的尝试，但没有一个奏效。这似乎正是他想要表达的观点。

你看？所以你还不如直接说，我们要警惕思考。就这么简单。你看？我想这就是他的主要观点。

我们得警惕思考。如果你之后翻到340……现在，倒退三……让我想想，让我想想，让我想想，我要找的是哪个？是哪个，323？我想是333。不，先是326，抱歉，是326。

第111节：论逻辑的起源，逻辑究竟起源于人类头脑中的何处？毫无疑问，它起源于非逻辑。的确，存在一种不可预测、非理性的创造性冲动，等等。

这片领域原本必定无比辽阔。而在页面底部，若非人们刻意培养了相反的倾向——即肯定而非搁置判断，宁愿犯错而非等待，宁愿赞同而非否定，宁愿站在一方而非坚持己见——任何生命都无法得以保存。我们现代大脑中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过程，实际上是一系列冲动的交锋与斗争，而这些冲动本身，无论单独来看，都是不合逻辑且不公正的。

我们通常只能体验到斗争的结果。这种原始机制在我们体内运作得如此迅速而隐秘。你或许还记得，像霍布斯和斯宾诺莎这样的决定论者认为，推理过程往往只是不同情绪、不同冲动的交替。

现在，你看，在自然界中，情况有所不同。这里并非仅仅因为一个物体比另一个物体重，所以才做出这样的决定，而是一种任意的创造性力量，它简单地将其中一个物体置于另一个物体之上。因此，整个理性问题最终是一个非逻辑的过程，没有任何依据。然后，在第333页，第4段，我们认为，观点的错误性并非反对理由。

现在，或许正是这一点，让我们的新语言听起来最为怪异。问题在于，一种观点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生命、维护生命、保护物种，甚至繁衍物种？而我们却从根本上倾向于形成最错误的观点，并坚持认为这些错误的观点对我们最为不可或缺。仿佛如果不承认逻辑上的虚构，如果不将现实与纯粹想象的世界进行比较，如果不不断地对世界进行伪造，人类就无法生存。放弃错误的观点就等于放弃生命，否定生命。

如果哲学认为谬误是生命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哲学就将自身置于善恶之外。因此，追求真理就不再重要了。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

他对于我们提出的理论和信仰而言，纯粹具有工具性价值。我们创造它们是为了我们自身的目的，是权力意志的一种表达。因此，在下一页，也就是第344页，你会看到他一些相当典型的讽刺作品，矛头直指你最喜欢的一些人。

因此，在第344行往下数几行，他谈到了老康德那既僵硬又体面的矫揉造作，以此引诱我们进入通往他那绝对命令的辩证路径。这让我们这些喜欢窥探老道德家和伦理布道者微妙伎俩的人，对微笑格外在意。然后，他说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斯宾诺莎用数学形式玩弄的把戏，仿佛用锁子甲和面具包裹了他的哲学。

你知道，你又该如何用斯宾诺莎那套僵化的逻辑来反驳他呢？所以，他完全是把这种关于人类知识、关于真理主张的观点，应用到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最后，在第366页，他谈到道德知识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我对哲学家的要求是，他必须超越善恶的范畴。”

这是尼采的一本书的书名，这段话就出自这本书。超越善恶，抛弃道德判断的幻象。道德判断是幻象。

这一要求源于我率先提出的一个洞见。你看，他并不害怕利己主义。任何对利己主义的否定，对他而言都无异于对他自身的攻击。

记住这一点。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但首先提出这一点的人认为，根本不存在道德事实。

道德判断与宗教判断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相信一些并不存在的现实。道德仅仅是对某些现象的一种解释，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误解。道德判断和宗教判断一样，都属于一种无知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对“真实”的概念以及区分真实与虚构的能力仍然缺失。

因此，在现阶段，真理指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想象的各种事物。所以，道德判断永远不能按字面意思理解，它们总是包含着荒谬之处。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它们仍然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也就是说，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它们是某种事物的象征。它们揭示了（至少对那些了解它们的人来说）那些文化和内在世界中最宝贵的现实，而这些文化和内在世界本身却缺乏足够的认知来理解它们。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于那些理解的人来说，这不过是美好的愿望，一种表象。只有真正了解它的本质，才能从中获益。

好吧，所以根本不存在真理，没有客观的道德品质，道德知识没有现实基础，任何知识都没有基础。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在黑板上写着“尼采”、“括号”和“后现代主义”了吧？因为我怀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激进后现代主义中，尼采才是最具影响力的力量。也就是说，那些从较为温和的认识论转向激进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仍然想要提出真理主张，但方式更为温和；而如今的激进后现代主义则完全背离了这一点，不再谈论真理，而是转向了本质上的权力政治。

而你最近在报刊上看到的大学政治化现象，其实就是某些利益集团尼采式的权力意志，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颠倒黑白。于是，我们通过强加给反对者的效用来创造我们自己的真理。这就是政治化。

好的，这样说你明白了吗？你明白他的出发点吗？应该说，他想表达的是他的最终方向，尼采。好的。他在其他地方也说过类似的话。

让我想想。嗯，这里有一个例子。逻辑背后是价值判断，或者更直白地说，是维持某种生命形式的生理需求。

你看，你所有的论点最终都只是在证明你为什么觉得有必要这么做。他把实证主义及其客观的经验数据说成是自由思想的一种民主式的自我颂扬。之所以说是民主的，是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获得经验数据。

你看，怀疑主义是一种模糊的生理特质，通俗地说就是神经衰弱，一种缺乏决断力的病症。

缺乏追求真理的意志。你看，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去断言某件事是真的，那你就是意志薄弱。

神经衰弱？真恶心。好吧，另一方面，如果你问尼采，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我记得有一次在研究生课堂上问过这个问题，教授回答说，啊，尼采要是听到这话肯定会哈哈大笑。

事实上，我在他的一本书里发现，他说如果一个人始终只是个学生，那就是对老师的亏欠。我劝你们抛弃我，去寻找你们自己，只有当你们彻底否定我之后，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明白了吗？尼采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一切皆虚无。

甚至连我告诉你的这些都不是真的。连这些都不是真的。现在，你知道，这显然引出了古代关于说谎者的古老难题，就像某个克里特人说的那样：“所有克里特人都是骗子。”

如果一个克里特人告诉你所有克里特人都是骗子，他说的是真话吗？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他说的就是假话。如果所有克里特人都是骗子，那他就是骗子。但如果他说的是假话，那他说的就不是“所有克里特人都是骗子”这个事实。

克里特人并非都是骗子。你看，这就是你面临的困境。同样地，尼采，你也不理解他的意思。

他不仅否定对任何知识的追求，更否定对真理的追求。尤其是在伦理和宗教领域，他对此尤为强调。

我觉得这尤其正确。好的。我说过他解构了各种关于宇宙的理论，因为，当然，解构主义是文学诠释中的后现代主义。

对任何事物的解读。好的。你想对尼采或克尔凯郭尔发表一些看法吗？嗯。

是的。是的。嗯。

记住尼采的基本论点，别问我他是否认为这是真的。他至少认为这是有用的。你会明白的。

他的核心论点是关于权力意志，而权力意志又根植于生物学。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论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驱动进化过程的并非对某种一致性的渴望，也并非对和谐和解决所有适应性问题的渴望。驱动它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是那种“血淋淋的利齿和利爪”。

我们终将战胜一切。所以，不是达尔文主义，而是这种生命力论，也就是柏格森所说的创造性进化。

突然涌现的新奇事物，从所有机制上来说都是无法预测的。好吧。这种生物活力论在19世纪很流行，一直持续到1940、1950年左右。

生物化学的逐步发展，以及沃森-克里克模型等等关于DNA等方面的发现，都表明了这种过时的生命力论是多么的陈旧。你会发现，我们不再将生命本身视为一种独立于其作用的物质元素之外的创造力，而是将其视为某些高度复杂的生物化学化合物的产物。

不同的观点。看来，活力论现在不太流行了。哦，他伦理学中的情感主义啊。

是的，我应该把那段链接加上去的。最后一点，没有道德事实。也就是说，没有关于对错的真理。

美德与罪恶。根本不存在任何可以认知的客观道德事实。那么，道德判断又是什么呢？它不过是情感的表达，是权力意志或意志薄弱的表现，视情况而定。

当我们赞同或反对某事时，我们究竟在做什么？我们是在表达对此的情感。于是就有了这种情感主义的伦理学解读，当然，实证主义也有类似的解读，我们将在英美传统中发现这一点。它并非仅仅是一种主观主义伦理学。

伦理主观主义认为，当我判断某件事是对是错时，我指的是我的主观态度。不，对尼采来说，你并非在谈论你的态度，你只是在宣泄它们，让它们发挥作用。

那不一样。好的。是的。

罗蒂。不。是的，罗蒂借鉴了许多来源，尼采就是其中之一。

杜威是其中之一。维特根斯坦也是。所以，各种各样的思想都有。

罗蒂认为尼采是在提出真理主张吗？我不这么认为，但我需要回头查证一下罗蒂的观点。他似乎称之为对其思想的自然修正。好吧，现在我猜想，颠倒的柏拉图主义大概意思是说，理论在这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意识形态在这里。

就是这样吗？事实断言就在这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做出的事实断言是由我们的意识形态驱动的。好的，现在你明白了，如果你愿意承认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权力意志的表达，那么我认为这有点尼采式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情感。是的，这或许很有帮助，因为它能让你看到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之间的相似之处。你明白了吗？你对尼采的了解就这么多。

你知道弗洛伊德谈到潜意识时，会了解到潜意识以各种方式影响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俄狄浦斯情结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他的著作《摩西与一神论》中，对上帝的信仰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投射。明白了吗？也就是说，其底层结构是弗洛伊德的情感生活。马克思，是的，他的底层结构是物质生存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异化。

由于异化——与自身劳动、与自身等等的异化——你所发展的理论和所构建的社会结构，又一次建立起一种非理性的基础。明白了吗？如果你读过《共产党宣言》，你会发现其中断言，我们所有的道德标准都不过是阶级冲突的表现。所以，这三者都体现了类似的问题。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名字也应该出现在这里。因为韦伯虽然大量谈论价值观，但他认为价值观是相对的，是意识形态的投射。你明白吗？你刚才提到了皇室，但另一位对此有深刻见解的作家是艾伦·布鲁姆。

我努力回想布鲁姆那本书的书名——《美国精神的封闭》。你们有多少人读过这本书？我猜可能有人读过，除了中间那部分，他在那部分里讨论了这些人。至少我认识的读过布鲁姆作品的人大多没读过中间那部分，那部分非常哲学化。

或许你读过。我希望如此。但布鲁姆在那本书的开头就抱怨说，当代大学生说话的方式仿佛根本不存在真假、对错之分。

你以前听过这话吗？好吧，今天你又听到了。他已经丧失了所有个人身份认同感，也没有任何世界观来支撑他所做的一切。这就是他现在的抱怨。

艾伦·布鲁姆是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理论教授。他的做法是将这种现状追溯到一些欧陆思想家身上，并认为他们是问题的根源。我的回应是（我也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这并非事情的全貌。

至少在英语世界，我认为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来自实证主义传统。实证主义传统断言，我们（或者说实用主义传统）对真理和意义只有工具性的看法。实证主义传统认为，所有价值都只是情感的表达。

你看到了这一切。所以，社会上存在一种复杂的因素导致了这种情况。我认为，皇室与布鲁姆的不同之处或许在于，布鲁姆既吸收了英美文化的影响，也吸收了欧洲大陆文化的影响。

但这正是当今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好吧。尼采的哲学影响，想想1900年前后的尼采，他的哲学影响无疑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上半叶。

与他观点相近的人还有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多数关于存在主义的文献都会谈到雅斯贝尔斯，尽管我认为他如今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减弱。但在本世纪上半叶，他的确非常杰出。

雅斯贝尔斯对尼采的理论并不满意。在他看来，像克尔凯郭尔和尼采这样的人，在人类主体性（也就是尼采所说的内心生活的深层维度）和克尔凯郭尔的理论之间，人为地制造了过大的鸿沟。这种鸿沟也太大了，它不仅没有消除这些内在维度，反而将我们作为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所拥有的经验存在，也与他所谓的经验存在划上了等号。

如果你愿意，可以说科学与存在主义之间存在着太大的鸿沟。因此，雅斯贝尔斯在他的著作《理性与存在》中指出，存在是实现存在主义真实性的途径，而科学与存在主义之间不应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应是两者兼具。他区分了人类存在的三个维度。

存在着我们的经验性存在，他称之为“此在”（Dasein），字面上的“存在”，即作为另一个客体、另一个实体而存在。存在着意识本身；他指的是康德对先验自我的强调，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go Sum）；存在着内在的精神生活。此外，还有精神，即我们在黑格尔那里熟悉的欧洲意义上的“精神”（Geist），它与文化创造力有关。

第三个维度被唯心主义者所强调，第二个维度被启蒙运动所强调，第三个维度则被经验科学所强调。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只有当这三个维度恰当地整合起来，并被某种我们能够感知到的存在基础所包容时，人类才真正拥有了真实的存在。他使用的术语是“包罗万象的存在基础”，即“umgraffende”。

雅斯贝尔斯所谈论的，是超越一种纯粹非人格化的、不真实的、经验式的存在。超越启蒙运动时期那种关于意识和理性存在的观念。甚至超越文化生活本身——你从中感受到克尔凯郭尔式的意味了吗？人生旅程的各个阶段？超越这一切，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信仰行为。

而那超越的存在、那包罗万象的存在的身份和本质，我们只能用符号和密码来谈论。我们无法将其概念化。这就像在黑格尔的心灵现象学中，艺术、宗教和

哲学的三元组是这样的：你可以拥有艺术符号，你可以拥有宗教符号，但三者之间却不存在综合。

也就是说，你不能进行哲学概念化。因此，信仰行为中涉及的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态度，而非认知上的把握。嗯，卡尔·雅斯贝尔斯，一个有趣的人。

他的妻子是犹太人，后来，我忘了是哪个城市了，盟军在入侵德国时解放了她。之后人们发现，贾斯珀和他的妻子被列入了下周将被驱逐到灭绝营的名单。所以他才侥幸逃脱。好吧，尼采。

我认为雅斯贝尔斯对尼采的批判很有道理。他所谓的只是人类关怀的一个有限方面，即人类精神的创造力，那是脱离其他维度的第三个维度。

我想继续探讨存在主义领域的下一个具体议题，即20世纪现象学的内涵。我们都知道，现象学这个术语和方法论都源于黑格尔。

但20世纪的现象学发展得更加成熟，也更加复杂。我认为，即便我们只是简单地讨论存在主义，也必须先了解现象学。现象学的历史大致如下。

在存在主义的第一阶段，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动。好的，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你会注意到他们的作品确实具有描述性。

它更像是一种内省式的自我发现心理学，或者类似的东西。其中并不涉及严谨的哲学方法。但进入20世纪，你会发现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影响与从黑格尔思想根基发展而来的更为严谨的现象学方法相结合。

我们通常认为现象学方法最严谨的表达方式是由德国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提出的。尽管它也早于胡塞尔，并在其他许多哲学家的思想中并行发展。这在欧洲哲学传统中尤为如此。

这种描述针对的是内在意识的结构。因此，这种结合在马丁·海德格尔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曾是胡塞尔的研究生助理，并且在某些方面与胡塞尔的思想不谋而合。

同样地，像萨特这样的人也是如此。你下周要读到的萨特，就代表了一种更具哲学严谨性的现象学方法，只不过是以存在主义的方式呈现。现在，称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为存在主义思想家也并不为过。

存在主义者。是的。称这两个人为存在主义者是恰当的。

但他们通常被区别于其他存在主义者，称为现象学存在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使用了现象学。也就是说，他们的方法是一种存在主义现象学。

对人类存在现象学的研究。对人类存在存在维度的研究。但这并非胡塞尔现象学发展的初衷。

胡塞尔更感兴趣的是先验自我的现象学。因此，他的早期著作被称为先验现象学，以区别于存在主义现象学。你绝对不会想把胡塞尔和存在主义混为一谈。

你那样做肯定会挂科。他现在是在摸索一种方法。现在，也有其他欧洲作家出现了。

我认为，他们也更多地受到了早期胡塞尔的影响。其中，我会提到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以及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他可能是当今最伟大的法国哲学家。

他仍然健在，已经退休。过去几年里，他每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半年。现在偶尔也会在蒙特利尔大学授课。

但他仍然每年在苏拉巴特教半年书。现在我想他应该已经退休了。顺便一提，大概20年前，我们请他来做我们哲学会议的主题演讲嘉宾。

他在蒙特利尔教书时，是一位法国新教徒，属于法国宗教改革传统。保罗·利科尔。

现在，另一个深受早期胡塞尔影响的名字是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谁才是真正的主角？看起来不太像伽达默尔，对吧？在现象学诠释学的发展过程中，谁才是真正的主要人物？

因为这种诠释学探讨的是主观框架和影响因素如何介入阐释过程。你明白吗？要探讨这一点，就需要对主观性如何在阐释中发挥作用进行现象学研究。而伽达默尔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而主观性在保罗·德曼等解构主义者的理论中被赋予了过分重要的地位。但真正关键的哲学人物是伽达默尔，他在现代诠释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顺便提一下，对于那些对神学感兴趣的人，我想说，“诠释学”这个词的使用范围远不止神学领域。它指的是解释。所以它也被用于科学领域。

在社会科学领域，它用于解释各种情况，尤其是解释人类行为。

它在历史上被使用，在文学中被使用，在其他所有领域也都被使用。

它用于解读哲学文本。诸如此类。就是这样。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弄清楚现象学方法。我们今天就从这里开始。我希望自己能弄清楚这一点。

我想谈谈海德格尔是如何运用这种理论的。然后，当然，更广泛地说，我会谈到萨特，因为你们正在读萨特，他的作品可以作为这种现象学方法的例证。最后，我想谈谈诠释学传统，特别是伽达默尔的理论。

好的，这就是我们到下周结束的议程。那么，什么是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它主导着欧洲哲学。在美国，它在罗马天主教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

可以说，这几乎是一段惊险刺激的秘密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二战初期，或者说就在战争爆发前不久，胡塞尔的学生们得知他已经去世，纳粹将因为他的犹太背景而没收并销毁他的所有著作。于是，在一个深夜，一位曾是胡塞尔学生的天主教神父，将胡塞尔的所有手稿藏在车后座，一路狂奔越过比利时边境，抵达鲁汶天主教大学，并将胡塞尔的档案秘密保存了下来。

如今，鲁汶大学已成为欧洲一所重要的天主教大学，极具影响力。早在1878年，教宗就鉴于19世纪宗教、社会和哲学发展现状，颁布了《永恒之父》（*Aeterni Patris*）通谕，呼吁回归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和神学思想。这标志着新托马斯主义运动的开端，该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

鲁汶大学立即抓住机遇，顺应潮流，成为欧洲新托马斯主义研究中心。当时在该校任职的法国红衣主教梅西埃枢机积极著述，坚持认为托马斯主义是当时基督教的哲学。顺便一提，时至今日，如果你和一些天主教哲学家谈及“基督教哲学”这个词，他们想到的仍然是托马斯·阿奎那。

我记得大约十年前或十二年前基督教哲学家协会成立时，我们讨论过协会应该叫什么名字。最初的提议是叫基督教哲学协会。后来我们发现，我们协会里的天主教朋友们把基督教哲学理解为托马斯主义。

我之前习惯用“基督教哲学”这个词来指代从基督教视角出发的多元化哲学传统，但这种歧义变得显而易见。所以我们把它改名为“基督教哲学家协会”，这样就消除了歧义。但无论如何，1945年、1946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1945年，鲁汶的人们突然发现胡塞尔档案馆的哲学身份发生了改变。

于是，它成为了现象学研究中心。继续前往那里的天主教徒也逐渐接受了现象学观点。顺便一提，现任教宗也位列其中，他回到波兰后，还发表了自己的现象学研究著作。

所以，这是一个谍战故事。嗯，也不完全是谍战。没错，有谍战元素，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匕首。

好的，关于那个故事。所以，它的影响在于，现象学不是一种理论。

我再次强调，这不是一种思想体系，也不是一种哲学立场。

它是一种方法，一个项目。正如我所说，现象学描述可以追溯到黑格尔。

非正式地来说，像雅斯贝尔斯这样的人也运用了这种方法。还有我提到的其他一些存在主义作家，比如马塞尔、布伯等等。但这种方法本身是由胡塞尔提出的。

至少胡塞尔提出了一种更为技术性的方法，他于1938年去世。如今，胡塞尔主要关注三个问题。其中之一是他认为哲学自然主义的失败之处。

哲学自然主义的失败。现在，他在这里使用自然主义是指纯粹的科学解释，即对事物的解释。

所以，就探寻逻辑的基础而言，逻辑定律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或者说，数学的基础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这其实也差不多。还有自然科学的基础呢？

你看，所有这些都预设了人类的知识和真理。自然主义者试图为数学、自然科学和逻辑提供这些基础，但他们所做的只是声称这一切都源于非理性过程。心理学解释则从某些心理过程的角度出发，从而产生了识别此、彼和其他事物的思维模式。

如果你愿意，尼采是在给出心理学解释。弗洛伊德也是。或者说，历史解释。

从历史角度来看，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或者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从文化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所以，胡塞尔批判的是心理主义、历史主义和社会主义。

科学主义。现在来说说各种“主义”。它声称一切都可以用科学方法来解释。

这包括逻辑、数学、科学以及所有人类学习的基础。而这正是胡塞尔所反对的。他想要的是更坚实的基础。

这样，逻辑、数学和哲学才能真正建立在不容置疑的前提之上。换句话说，他想要一种新的基础主义。他想要一种新的基础主义。

他的观点是，现象学方法可以让我们回归到这些根本。这些根本就存在于人性的结构之中，存在于意识的结构之中。

顺便提一下，去年我们请到了南加州大学的达拉斯·威拉德来演讲。你们有人听过吗？他做了一系列反对后现代主义、反对当时反现实主义的讲座。

威拉德是胡塞尔研究专家。他的论证运用现象学方法，旨在反对当时的后现代主义和反实在论。换句话说，他试图论证现象学描述能够充分揭示某些意识结构。

为了避免怀疑主义，以及反实在论观点中蕴含的相对主义，我稍后会再谈到这一点。他对自然主义的第二个担忧是，它延续了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观念。

它延续了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观念，因为它只想谈论客观事物，例如历史原因、客观化的心理过程和社会过程。它只对排除人类主体性的客观主义解释感兴趣。

因此，人类精神的建设性贡献的创造力丧失了。也就是说，自然主义者绕过了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所以胡塞尔想要的是一种承认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新基础主义。

它必须是一门研究人类精神在组织经验过程中所进行的创造性、建构性活动的科学。正因如此，它必须是一种关于超越性自我的现象学研究。这种自我超越了所有具体经验的细节。

在康德看来，自我就是将形式和范畴完美地统摄于统觉的先验统一体之中的那个东西。他想更深入地研究这类东西。下次我们再来探讨他是如何做到的。